

國朝文錄

帶經堂文錄引

帶經堂集新城王阮亭先生著先生以詩名康熙朝與秀水朱竹垞並稱兩大趙秋谷宮贊所云王之才大而學足以充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是也文則少遜于朱故漁洋文畧四庫全書不著于錄然而筆情雋逸議論風發泉流讀其序記諸篇如聞魏晉人揮麈清談俊爽之章幾于錄不勝錄特沉著堅厚處遜昔賢耳碑誌多大人物情事賅備尙少鎔鑄之功而寫天下位布衣一往情深似尤人妙傳多風逸不失史裁宋牧仲序蠶尾集謂碑版序事之文最勝殆不誣也題跋譏訶古人品瑜摘瑕往輒破的書

事諸作亦可觀以視竹垞雖不免瞠乎其後而海嶽高深之氣象
詩書蘊釀之精華朝野推戴之風度固可于其文具見之矣上高
李祖陶撰

帶經堂文集目錄

卷一

晴川集序

林翁茂之挂劍集序

蓉槎蠡說序

倚聲集序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邵子湘青門集序

覽古詩集序

國朝謚法考自序

東西二漢水辯

書劍俠事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劉孔和王遵坦傳

錄劉傳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明興安州知州復濱金公傳

吳順恪六奇別傳

卷二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邱公墓誌銘

霜臯先生墓誌銘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管典籍事馮君大木墓誌銘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西寧縣行取知縣任菴王公墓

誌銘

吳徵君天章墓誌銘

帶經堂集文錄卷一

山東新城王士正阮亭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新昌漆作霖豫

○○晴川集序

三百篇既亡而楚詞興。楚詞不競而古詩作。故學士大夫將自兩漢以溯風雅之濫觴。舍楚詞其道無由。宋晁无咎朱元晦所輯錄。自淮南小山而下。其聲類楚者咸采摭不遺。而東坡山谷教人作詩之法。亦惟曰熟讀三百篇。楚辭曲折盡在是矣。晁朱二家之書。豈非竊取坡谷之意而爲之者歟。然雲林黃氏又言。屈宋諸騷皆

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諱蹇紛佗。僚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葍蕙若蘋蘅者。楚物也。蓋伯思之說云爾。而余不謂然何也。善學古人者。學其神理。不善學者。學其衣冠語言涕唾而已矣。今必歷楚地。寫楚物。強倣楚語。以擬楚聲。夫而後得謂之楚詞。庸有是乎。馮子大木以中書舍人典試於楚。賦詩百餘篇。其詞甚麗。蓋真能得三百篇泊屈宋唐景之曲折者。而身之所歷。又皆沅湘江澧修門夏首之地。所名者。又皆蘭茝荃葍蕙若蘋蘅之物。其天才超逸。類多頓挫悲壯。有九歌九辨之遺風。於是讀者。

交嘆慕以爲是眞楚詞也。予願以爲馮子之於楚詞，自少已窮其曲折，卽不歷楚地名楚物，其善學古人者自在也。而其南浮江湖東過夏首，得以流連唱嘆，攬香草，像嘉木，思公子，懷美人，則天所以昌其文，以與江漢洞庭內方大別，共爲南國之紀。楚之利也。而馮子固不必以楚聲爲工者也。使起東坡山谷，元咎元晦諸先生而質之，其必有取爾矣。

一氣鼓盪而曲折自具，其中此實奇文。

先生論詩固擅長，而論文亦正其序。張杞園半部集云：論文者近取諸唐宋而已。唐之古文始於富嘉謨，吳少微而不傳。李華

蕭穎士繼之。而亦不傳。故唐之文斷自退之。宋之古文始於柳
開。穆修。鄭條。條無傳。柳穆之集具在。雖傳矣。而不足以傳。故宋
之文斷自永叔。湜。勣。曾。蘇以下。羽翼而發。皇之唐宋之文遂繼
西漢而佐佑六經。綜而論之。唐之文氣勁而節短。其失也。鬼瑣
而詭僻。宋之文氣舒而節長。其失也。蹇緩而俗。下元明作者大
抵祖宋。祧唐。萬吻雷同。卒歸率易。如圭峯後渠浚谷輩。稍能自
異者。四三人而已。故今之學者爲古文。必宋。宋必歐陽。吾皆無
取焉。惡其同也。本之乎六經。斟酌乎唐宋。勁而不詭。舒而不俗。
可以傳矣。

○ 林翁茂之挂劍集序

勝國萬曆中海內太平。文治熙洽。士大夫官中朝者。率皆優閒無事。退朝罷直。輒飲酒賦詩爲樂。金陵號爲南京。山川清麗。衣冠翕集。尤以風流文采相尚。布衣工文之士。多萃止焉。閩人曹學佺能始官南京大理評事。尤好山水。每春秋佳日。與諸名士登臨賦詩。詩多清綺婉縟。有陰何沈謝之遺風。至今金陵人猶能誦之。林翁古度亦閩人也。少賦擢鼓行爲東海屠隆所知。其父初文孝廉。嘗獻書闕下。不報。歸而卜居金陵。翁及其兄君遷皆好爲詩歌。又出交當代名士。聲譽日起。而公尤與曹氏相友善。故其詩清綺婉縟。

亦復似之。萬曆己酉壬子間，楚人鍾惺、伯敬、譚元春、友夏先後遊金陵。翁一見悅之，相與方舟，沂大江，過雲夢，憩景陵者累月。於是其詩一變而爲楚音。又三、四十年，天下大亂，事勢陵谷永嘉，南渡石頭不守。曩時風流文采之盛，不復可蹤跡。而諸公亦零落老死，無復存者矣。顧翁獨亡恙，舊家華林園側有亭榭，池館之美，胥化爲車庫馬廐。別卜數椽，眞珠橋南陋巷，掘門蓬蒿，蒙翳彈琴讀書，不輟。有所感激，尙時發之於詩。海內士大夫慕其名，而幸其不死，過金陵者必停舟車訪焉。翁旣貧，甕無復少壯時意氣，朝炊冬褐，不能不仰四方交遊之力。顧世之士大夫多非雅故，或陽浮慕之。

而已卒不能有所緩急。由是窮益日甚。順治中士正佐揚州。數過金陵。與翁登雨花臺。泛秦淮。青谿遊靈谷。吉祥諸寺。翁輒爲指點。不○填○同○自○知○白○然○之○說○元○宗○陳蹟。夙昔與諸名勝賦詩高會之處。潏然出涕。予亦悵惘久之。康熙甲辰。自攜其萬曆甲辰六十年之詩來廣陵。屬予刪定。酒酣喟然曰。吾束髮交游。今年八十五。屈指生平師友凋零盡矣。卷中諸君子皆化異物。每開卷見其姓字。輒作數日惡。此數巨軸。雖更兵燹。僅存。然皮閣飽鼠蠹者三十年矣。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千秋之事。今以付子。予受卒業而復於翁曰。翁少時能物色白雲先生陳昂於市肆織履之中。翁卽老且貧。然四方知翁者眾。小子度何能

重翁哉。既辭不獲。乃爲披揀而精擇之。僅存百數十篇。蓋嘗論之。
翁少與曹氏游。發三山來建康。上匡廬。觀瀑布。游陽羨。探善權。王
女之奇。其詩清華省淡。且江左初唐之體。逮壬子以還。一變而爲
幽隱鉤棘之詞。總○收○前○文○絕○妙○誠○論○如明妃遠嫁後。無復漢宮豐容靚飾。顧影裴回。光
照殿中之態。今所錄篇什。率皆辛亥以前之作。而世之浮慕翁者。
或未必盡知之也。宣城施參議愚山過揚州。得是本讀之。嘆翁真
面目。今日始出。因錄副本以去。旣而施官臨江。予官京師。翁遂以
丙午下世。三歲不克葬。每念生平杯酒之語。耿耿於心。愧無以報
翁地下。己酉奉使淮南。檢此本適在篋衍。謀爲雕布。所以瞑翁目。

者。或在此也。乃爲敘述之俾讀翁詩者有考焉。

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不止爲淋瀝之一人言也而刪
茂之之詩尤見古誼

○ 蓉槎蠡說序

說部之書蓋子史之流別○此○謂○可○爲○藝○學○指○南○
○ 氏○揮○塵○三○錄○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始○足○爲○史○家○所○取○衷○予○嘗○於○
○ 居○易○錄○自○序○中○畧○其○例○矣○而○平○生○先○後○所○撰○著○遊○歷○記○志○而○外○則○
○ 又○有○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諸○種○未○知○視○宋○人○何○如○
○ 然○備○掌○故○而○資○考○據○或○亦○不○爲○無○補○近○又○有○分○甘○餘○話○四○卷○爲○門○
○ 人○程○聖○跋○校○刊○聖○跋○因○以○其○蓉○槎○蠡○說○寄○予○論○之○而○屬○爲○之○序○予○
○ 惟○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理○義○而○以○已○意○述○之○也○夫○天○地○之○道○變○化○
○ 日○新○發○揮○旁○通○取○不○禁○用○不○竭○而○昧○者○往○往○失○之○固○無○足○論○或○者○

穿鑿其聰明而不軌於正則支離流蕩之辭爲害於人心風俗最深而尤不可以訓聖跂此編抱博辨之才具論斷之識則古昔稱先生要之以無雷同毋勦說閒亦出曼倩之諧語效彥輔之清言但期曲達己意以求合乎義理之歸而後止雖於朝章國故弗遑殫悉殆所居之地使然至於前言往行大可供畜德之助細亦可以佐多識之功時時有廣老人耳目所不逮者此予之所爲望向若而興嘆者也而聖岐乃以蠡說名之若曰吾僅以蠡測海云爾其不自滿足爲何如哉雖然海也者委也果能由其委而窮其源以極之於星宿而榕槎自此益遠矣蓉槎聖跂別字也

先生論說部指歸如此而昧者乃謂聊齋志異之書爲先生所
健羨真齊東野語哉

尚聲集序

大處落()處直從()頭說起

甚矣聲音之道詎不大哉古者歌詩三百弦詩三百意三百五篇之外可以被管弦諧金石者篇目猶衆特其聲弗傳耳然予又考諸史記古詩蓋三千餘篇孔子刪取三百五篇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則所謂歌弦之詩殆卽今所傳關雎以下正變之詞獨弦歌之法不傳而弦歌之詩固在也小雅南陔白華華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孔穎達以爲此三篇在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氏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遭戰國及秦而亡由是推之則知三百一十一篇皆歌弦之文乃其聲自秦火而後闕

軼固已久矣。漢末杜夔號嫺雅樂而所得止鹿鳴騶虞伐檀文王
四篇至太和中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僅鹿鳴一笙耳。夫師曠覘
風而識盛衰。季札觀樂而知興廢。非聲音之爲道。何以感人如此。
其深耶。鄭樵考定漢魏以來樂府之詩。自鐃歌鞞舞而下系之風。
雅郊祀而下系之頌。聲三侯而下系之別。聲大抵世代升降不同。
而聲音之道則一。故樂辭曰詩。詩聲曰歌。尼父之刪詩也得詩而
得聲者則列之風雅。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逸詩。善讀詩者由
聲以考義。而與聖人之志庶幾其不遠矣。唐詩號稱極備。樂府所
載自七朝五十五曲之外不概見。而梨園弟子所歌。率當時詩人。

之作如王之渙之涼州白居易之柳枝王維渭城一曲流傳尤盛此外雖以李白杜甫李紳張籍之流因事創調篇什繁富要其音節皆不可歌詩之爲功旣窮而聲音之祕勢不能無所寄於是溫和平生而花間作李晏出而草堂興此詩之餘而樂府之變也詩餘者古詩之苗裔也詔其正則南唐二主爲之祖至漱玉淮海而極盛高史其嗣響也詔其變則眉山導其源至稼軒放翁而盡變陳劉其餘波也有詩人之詞唐蜀五代諸人是也有文人之詞晏歐秦李諸君子是也有詞人之詞柳永周美成康與之之屬是也有英雄之詞蘇陸辛劉是也至是聲音之道乃臻極致而詩之爲功

雖百變而不窮。花閒草堂尙矣。花庵博而雜。尊前約以疎。詞統一
篇。稍撮諸家之勝。然詳於隆萬。畧於啓禎。鄒子與予蓋管歎之。因
網羅五十年來薦紳隱逸宮闈之製。集爲一書。續花閒草堂之後。
使夫聲音之道。不至湮沒而無傳。亦猶古弦歌之意也。書成。命曰
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趨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
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義取諸此。後之作者。由將聲
音之微。以進求夫六義之正。變斯集也。可以興矣。

深悉源流。寫出如數一二。詞家統要。殆括於此。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太史公曰。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語
又有之。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疑與孔子之所以爲教者。
不類何歟。乃子興氏申其旨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
狂矣。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
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自有孟氏之說。而聖人之所以爲教。益大
明於後世。非獨曾皙原憲之徒然也。卽如莊周接輿長沮桀溺於
陵。仲子之流。其行事或近於狂。或近於狷。要皆爲不悖於聖人之
道。故後世有傳焉。而流俗之人。習見夫伊優囁嚅以爲工。磬折周。

旋以爲容舉天下滔滔皆是可以干譽而無咎而苟有一儻焉連
舉不羈之才則以爲負俗之累羣相與非笑之不至於埋鬱輟軻
其身而不止噫其可悲也夫狂狷之士不見絕於古之聖人而今
乃不見容於流俗無惑乎舉世相率於聲利妍媚之途而不知所
底也王子秋史自其少已負奔軼之才嗜古好奇視鄉里間舉無
足當其意者類狂閉門苦吟息交絕遊類狷鄉里之人亦遂羣起
而譟之秋史自信顧益堅田司寇漪亭以視江南學休沐歸過厯
下偶見其詩急物色之與相見又盛稱其才始得列名諸生予繼
見其詩有亂泉聲裏纔通屐黃葉林閒自著書之句亟稱之於巡

撫張中丞。中丞因延見。講布衣之好。於是秋史名字。往往在人口。然好之者。終不敵忌者之衆。故坎壈至今。秋史之詩。骯髒有奇氣。不屑一語。雷同而趣味澄復如清沈之貫達。與其人絕相似。雖忌者不能不心折其工也。王道思有言。才足用於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故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予以爲道思之言。亦稍過矣。夫知不知命也。遇不遇時也。老氏不云乎。知我者希。則我貴。而又何貧賤之足云。矧不必似賤貧終乎。秋史但自信其狂者狷者。而窮達勿變焉。他日人與詩。兩無負矣。

鬱勃激昂先生能如此論人。所以能主張後學。

○邵子湘南門集序

毗陵文派始荆川。方明嘉靖中，滄溟弇州繼空同之後，以先秦西
京之文。雄長海內。荆川獨與遵巖浚谷鹿門數君子發明唐宋六
家之緒言。遵巖序荆川之文，以爲吳豎長江大湖以爲國。地方千
餘里，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勝數。而英華之所磅礴，惟季札言游
兩人繼之者荆川也。其推引可謂至矣。而荆川答遵巖書，盛自謙
挹，不敢當。以今觀荆川之文，渾茫演迤，使與少游无咎文潛之流。
馳騁後先，可以不媿。而洮汰鍛鍊之工，或有所未暇。蓋其中年自
詭講學，而又不能忘情於用世。又其學極博，而不能不雜。故於洮

汰鍛鍊之工或疎。荆川自以爲徒業者不躋其域。殆非盡誣也。吾友邵子湘氏。生荆川之鄉。蓋嘗學荆川之學者。其爲文遠取法於唐宋諸大家。或時闢馬班二史之藩。而其於淘汰鍛鍊之工尤深。邵子家瀟湖。鄰具區。煙波浩淼之觀。旣足以蕩滌其胷臆。中年謝塵鞅。自屏於山水寂寞之蹟。不復有用世之志。而獨肆其力於文章。論者以爲天之阨邵子。故畱其遇。而不知畱其遇。以昌其文者。不可謂非天之所以私邵子也。邵子博學。卽未知視荆州何如其於文章。淘汰鍛鍊之工。則已至矣。邵子之詩格甚高。氣甚道。嘗觀海市於之杲。窮炎漲於扶胥。而其詩益奇恣盡變。與其文可必傳。

於後世無疑。邵子方客宋中丞牧仲。吾言不信。質之牧仲。謂何如也。

以洮汰鍛鍊之工。許子湘可稱具眼。故子湘報書亦深服之。

覽古詩集序

士○君○子○平○居○讀○書○必○期○於○古○昔○治○亂○得○失○之○故○人○才○賢○否○之○辨○世○
運○升○降○之○由○然○後○發○於○文○章○施○於○政○事○莫○不○沛○然○而○有○餘○
不○惑○猶○以○爲○未○足○也○則○又○必○憑○軼○萬○里○此是感觸歷○觀○古○帝○王○聖○賢○將○相○之○
遺○跡○自○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以○逮○叢○祠○荒○塚○金○石○斷○闕○之○文○所○至○
憑○弔○其○風○流○考○訂○其○是○非○以○發○抒○其○氣○而○證○其○所○學○乃○可○以○上○下○
千○古○而○無○憾○焉○門○人○江○子○辰○六○之○學○淹○貫○古○今○予○每○與○之○論○史○事○
俯○仰○數○千○年○如○指○諸○掌○早○歲○絕○江○淮○泛○洞○庭○南○窮○夜○郎○盤○瓠○之○鄉○
發○爲○歌○詩○浩○落○有○奇○氣○茲○覽○古○詩○一○卷○則○康○熙○丁○巳○適○河○東○行○

道路之所作也。其地自楚而韓魏燕趙。其世自皇古而唐宋。其人自女媧軒轅而迄於司馬文正公。凡爲詩如千首。美刺具焉。史家所謂隱而彰。直而寬。簡而明。微而切者。畢見於是矣。聞之先儒有言。有史傳之文。焉有歌詠之文。焉。史傳之文。以實錄爲主。歌詠之文。揚其善而隱其惡。大其美而張其功。予嘗聞其說而疑之。信斯言也。則孟氏所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何謂邪。今江子之詩。獨能以三百篇溫柔敦厚之詞。而傳於二百四十二年。善善惡惡之義。後之觀者。將以爲歌詠之文乎。抑以爲史傳之文乎。昔唐宋閒精於史者。有劉知幾。劉恕。范祖禹諸人。其詩率

無可稱而王孟高岑蘇梅黃陳之流亦不聞以史事自見而江子兼之雖高視古人可矣

其氣雄直

國朝謚法考自序

本朝有天下逾五十年。祖德宗功尊名當實。所謂南郊稱天以謚之。藏在金匱。顯融無極。自創業以來。諸王公將相。攀鱗附翼而起。家有行狀。國有惇史。而朝廷飾終之典。莫重於謚。顧五十年來。未有成書。以備掌故。館閣之祕。世又無從而窺焉。士正昔備員吏局。以爲國之大典。不可以無述。私用掌記。勒爲一書。書成。序之曰。謚始於周。周禮春官之屬。小喪賜謚。小史卿大夫之葬。賜謚讀誄。漢唐而下。皆循其制。而間有損益。漢制雜見於白虎通。獨斷諸書。唐宋則太常博士議之。考功覆定。而後上之。明制大臣之喪。

禮部以謚請。既報可。則內閣以三謚列上。而人主自擇之。本朝率沿明之舊。此其大畧也。然而古今有不能盡同者。士冠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唐則養德邱園。聲實名著者。得謚先生。宋林逋、徐績、蔡沈、元韓性、杜英、許謙、胡炳文諸人。皆以隱逸特謚。前明官必三品。例始得謚。自餘翰林有講幄舊勞者。死建言死封疆死王事者。亦得予謚。而其他不與焉。至邱園之得謚者。鮮矣。此其不同一也。古者謚具美惡。所以寓褒貶。示勸戒。而其後則有美而無惡。此其不同二也。古謚有六家。蘇洵、其重複。凡所取一百六十八謚。鄭樵又增損之。爲上謚百三十一。中謚十四。下謚六十五。迄於明代。

所存者僅六十八謚。今則又減於前。此其不同三也。明制翰林官始得謚文。然有不翰林而謚文者。劉王二文成是也。翰林而不謚文者。劉忠愍球是也。一代之制異同如此。本朝則閣臣雖不由翰林皆得謚文。此其不同四也。婦人古有謚。白威里外如虞潭母孫之謚文。李思齊妾鄭之謚貞烈。皆有瑰璋之行。而其後乃僅以爲阿保恩澤之私。此其不同五也。又有疑者。郊特牲曰。死而謚之。而春秋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析朱鉏曰成子。生而謚之。又何說也。大戴禮曰。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春秋之世。乃有以作亂被誅而得上謚。如崔武子。樂懷子。又何說也。宋歐陽修卒。議欲謚。

文以配韓愈。常秩有私憾於修。增一字爲文忠。議者謂必畱此以待安石已而果然。太常初擬朱熹謚文正。考功劉彌正謂熹當繼唐韓愈。宜特謚文。詔從之。厥後周程張呂諸儒謚皆一字。此以一字爲貴也。京鏞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諱。改謚文忠。言者謂楊億鉅儒。旣謚文。議者欲加忠。竟不與。加一字尚不可。况二字極美乎。此以二字爲貴也。明制謚親王一字。郡王二字。此又以少爲貴也。世宗惑道教。邵陶二真人濫及四字。此又以多爲貴也。又何說也。此予所積疑於中而不得其說者。并附著之。至本朝賜謚尤在獎忠義以風有位。

世祖定鼎之初。卽下所司定勝國甲申諸臣之謚。康熙中。監司殉難者。葉映樞之謚忠節。陳啓泰。陳丹赤之謚忠毅。皆非常典。所以教忠者至矣。百世而下。猶必有觀感而興起者也。

分兩層說說疑處尤辨

○東西二漢水辯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鄒道元以來。諸說紛紜。膠葛不解。予嘗兩入秦蜀。於東漢則探其源於西漢。則窮其委。因爲辯之。按百年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澆水爲沔。而爲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爲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澆山。因名澆。西源出隴西蟠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鄒注引漢中記云。蟠冢以東水皆東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卽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蟠冢爲分水嶺。卽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

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按常氏以沔爲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辯之。
越矣。又謂東西俱出嶓冢。非也。且桑欽謂澧水出隴西氏道嶓冢。
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羌
水合。是以澧水爲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
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戍東南流注漢。是以沔水爲東漢水也。酈氏
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嶓冢導澧。東流爲漢。澧之東流見於
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嶓冢山下。詢澧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
南入沔者。卽是。則澧入沔合流而東。其爲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
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澧合。常氏旣附會。

澆水之名以爲東漢。又妄以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是明與嶓
冢導澆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澆沔爲二條。其流迥別。至云澆合白
水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又不符合。今按通典。嶓冢山有
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遷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
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
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即五之嶓冢。禹貢
嶓冢導澆。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
漢源流各自了然。澆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
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

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澆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
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於沮必無是理而澆水近在武都之嶓冢
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爲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爲一
山故自爲矛盾如是酈氏於澆水條下又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溪
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則未嘗按脈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
以成其誤不知澆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合也
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沔郭璞云在武都氏
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爲澆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皆謂東漢水也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

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西漢水
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
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黃氏曰抄
云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
府巴中縣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
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何紛紛聚訟爲哉

耳聞不如目見故後之說禹貢者率遵先生此辯

○書劍俠事

先寫一個作陪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邱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瓊笠錦衣弓鞵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疑劍俠也從姪鵠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畱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門外有男子著紅帽頭狀貌甚猙至尼庵入

門有解三開。東向牀榻甚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局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解。無妨。久之。持硃封鐫山門。而入。役相戒。勿寢。明燈燭手弓刀。以待曙。至三更。大風驟作。山門。善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謀拒之。解門已啓。視之。卽紅綃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庵。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須自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頤之尼出。嫗挾蒲團。跌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作此狡獪。

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背之。跨衛向南山。
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
頭。驅衛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汝。
木函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却。
否。衆聚觀。果紅帽頭人也。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庵已空。無。
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
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嘗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
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何等高簡。何等氣韻。下視聊齋志異。殆如小兒咂嘔。世俗夢夢。

乃謂先生艷羨其書欲以千金置爲己作真可笑也

○書亳州女子王氏事

巡視南城監察御史阿爾賽畢興霖阮爾詢等題。爲曲全孝義以

敦風化事。該臣等看得王知禮卽教察牽連李範同之子李殿機

也。其母張氏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年甫三歲。因冒王姓。後充

校尉。經鑾儀衛革退。賣身廂紅旗佛爾海佐領下厄爾庫之家。據

幼聘王氏稱係鳳陽府亳州人。年三十四歲。伊叔王申凡兄王邁

干逼嫁。決志不從。探得伊夫尙存。守婦人從一之義。匍匐千餘里

外。誓圖完聚。此女子真有丈夫行也。據厄爾庫稱我本一窮巴牙

刺。價買李殿機俱役。復買蕭氏配爲夫婦。今重王氏節義。情愿斷

出又不忍折離李殷機已配之婦並許與蕭同歸輕財好義此巴
牙刺真義士風也據范一魁稱年六十二歲但以異姓人攜一
女同行迹涉嫌疑事干非分因與穩婆更審驗過已得真實處女
之供是范一魁憐王氏立志尋夫不顧是非成敗護持完節亦人
情所難此皆皇上至德深仁恩濡化洽人心風俗直趨唐虞是
以女子懷貞匹夫嚮義播之海內傳之千秋知盛世貞節之風超
出往昔載籍之外如此臣等查在官人與旗人原有定例何敢越
例妄請但王氏矢志守節冒死尋夫若不准其完聚王氏無從歸
著情事可憫雖據厄爾庫稱情愿斷出聽其完聚然又非例行之

例○臣○等○因○事○關○風○化○仰○體○皇○上○堯○舜○不○忍○一○夫○一○婦○不○得○其○所○
至○意○輒○敢○備○述○上○聞○格○外○之○仁○均○侯○睿○斷○云○云○事○下○禮○部○議○得○
李○殿○機○先○應○役○於○象○房○後○醫○身○於○旗○下○雖○無○放○出○爲○民○之○例○但○毫○
州○女○子○王○五○姐○逼○嫁○不○從○千○里○尋○夫○巴○牙○刺○厄○爾○庫○不○取○李○殿○機○
併○蕭○氏○身○價○情○愿○放○出○爲○民○應○令○李○殿○機○併○蕭○氏○等○准○其○出○旗○與○
王○氏○完○聚○仍○令○王○氏○母○家○給○與○貲○贖○俾○其○得○所○可○也○康○熙○二○十○八○
年○四○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議○予○山○居○時○於○邸○鈔○見○此○疏○竊○嘆○王○
氏○以○未○嫁○之○弱○女○其○夫○幼○更○患○難○歷○三○十○載○生○死○契○濶○不○復○相○聞○
卽○叔○兄○勸○其○改○字○亦○非○悖○理○乃○崎○嶇○千○里○堅○貞○百○折○卒○成○其○志○奇○

哉。女子足魏世之鬚眉。丈夫多矣。至於厄爾庫。輕財利而慕義范。
一魁。旨不。雖。金。真。皆有古人之義。良史所宜大書特書者。不可。
以無傳焉。予承乏中丞時。阮侍御貽以全疏刊本。因節錄之。如右。
奇極。肅心餘見之。當復爲題三義行矣。

○ 劉孔和王遵坦傳 錄劉傳

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故明大學士青岳先生鴻訓子先生天啓中○以忤璫罷崇禎元年○以少詹事起用○與錢龍錫等五人同入相○數爲上分別白黑○甚力○聞黨忌之○居無何○惠安伯張慶臻事起○羣小媒孽○竟謫戍雁門○以死○孔和少儻○好談兵○慕陳亮辛棄疾之爲○人○文章豪邁○洞達○詩尤奇○恣崇禎末○流賊自豫復入秦○而太宗兵自喜峯口牆子嶺諸路南下○兩薄畿輔○連破齊魯諸郡○縣孔和見天下已亂○散財結客○陰養死士○山東河北輕俠皆歸之○甲申三月○賊陷京師○賊權將軍某據濟南○郡縣皆僞署官吏○孔和部

勒賓客。激以忠義。皆涕泣距躍。願殺賊爲故君報仇。於是椎牛饗士。起兵長白山中。有衆三千人。執僞縣令。徇於衆。殺之。傳檄旁縣。所禽戮僞令數人。及聞天兵入關。破賊。孔和遂率兵南下。過青州。欲挾衡王。俱南。王不可。孔和痛哭辭去。抵淮。駐軍黃河北。是時曹州人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陰忌其強。令客說之。使以兵屬焉。孔和貴公子。性疎放。謂澤清鄉里雅故。屢恃舊恩。狎侮澤清。積不堪。且稍憚其威名。陰欲圖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旣貴。爲藩鎮。好爲詩。往往詭示坐客。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示。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旦暮飲江淮。未聞

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詩卽工何益國事况不必工耶澤清被
酒大悲按案起一座震懾不知所爲孔和不爲動拂衣徐出澤清
益不平立遣將士二十輩追及舟中拉殺之一軍大譁散歸孔和
時年三十一已而金陵命下以爲副總兵官則孔和死三日矣孔
和長八尺面目如刻畫雙目炯炯射人如電望之類羽人劍客平
居好論天下大計感激憤發鬚髯怒張嘗賦詩云并無殺者黃江
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澤清手書識云所著日損堂詩集練
要堂文集各若干卷多可傳

此真可人寫次亦飛動

御史梁哲次先生傳

予順治中遊京師。求天下善士而友之。於同籍得三人焉。曰潁川劉公。敬體仁。長洲汪茗文。琬。鄆陵梁曰緝。熙公。敬豪邁任俠。茗文孤陋工文章。曰緝長齋繡佛。不涉世事。蕭然內足於懷。三人者性情不苟同。而皆與予交莫逆。其後康熙己酉。別日緝於都下。庚戌別公。戢於淮浦。最後亡。未幾申間。與茗文同在翰林。二載又別去。自是三人者。遂皆不復相見。而余亦髮種種老矣。一日曰緝之子。培書來。以予父執友。當序其遺集。且爲之傳。以信後世。追維夙昔從遊之雅。琴書文酒釣弋之適。一言一詠。以及嬉笑謔浪之語。歷

歷於心而三人者別去遠者已二十餘年近亦不下十四五年欲談往事而無復有知之者不亦悲哉作哲次先生傳

先生姓梁氏諱熙字曰緝哲次其別號也其先洪洞人始祖入公明初徙河南鄆陵遂家焉傳入世至雙樓公諱珂官周府典膳子敬菴公諱慎累贈兵部尚書有子四人次篆一公諱克順仕爲雲南道監察御史子濟一公諱廷枋皇贈雲南道監察御史卽先生祖若父也先生生世族幼不喜紉袴之習讀書好古視聲利蔑如也於詩嗜陶淵明少得句云明月生東隅清輝照北牀長老驚異十三歲補諸生第一文名籍甚會明之季流寇蹂中州河漢大

梁先生流離瑣尾。度河僑寄朝歌。覃懷。開亂定始歸。舉順治三年鄉試。又十年成進士。出知西安之咸寧。誓於神。不以一錢自污。視民如子。治行冠三輔。會三原梁給事鉉疏劾巡撫中丞某。中丞以先生同姓。且同年也。疑之。訶知先生孤介廉靜。無所附麗。更嗟賞焉。官咸寧半載。減俸行取。入爲雲南道監察御史。是時

世祖章皇帝方重言路。臺省官皆矯尾厲角。務毛摯搏擊爲名。高先生獨澹泊寧靜。下直輒焚香掃地。晏坐終日。如退院僧。暇卽與其友汪琬。劉體仁。董文驥。王士正輩出遊。豐臺草橋諸勝地。或會食浮屠老子之宮。諸子酒酣耳熱。辨難蠶起。各負氣不肯相下。先

○生○默○坐○或○微○笑○不○發○一○語○偶○出○一○語○則○人○人○自○失○覺○我○言○爲○煩○如○
維○摩○默○然○須○菩○提○燕○坐○巖○中○者○先○生○固○耽○內○典○於○三○藏○十○二○部○之○
書○無○不○研○究○而○於○楞○嚴○尤○了○悟○初○因○證○果○大○旨○每○過○其○居○邸○繩○牀○
藥○竈○外○唯○經○論○數○卷○而○已○雖○身○爲○宰○官○居○然○老○爛○頭○陀○也○先○生○嘗○
巡○視○茶○馬○於○秦○不○名○一○錢○或○以○爲○言○則○笑○曰○吾○籌○之○熟○矣○官○居○而○
謀○利○爲○子○孫○計○耳○子○孫○不○肖○而○居○厚○資○三○蠹○將○至○曰○博○徒○曰○倡○優○
曰○盜○賊○吾○懼○夫○三○蠹○之○爲○子○孫○憂○也○故○不○敢○也○在○京○師○日○懷○歸○田○
之○思○屬○長○洲○文○點○畫○江○村○讀○書○圖○見○志○予○輩○皆○爲○賦○詩○未○幾○謝○病○
歸○涪○川○高○侍○郎○念○東○贈○詩○云○燕○臺○襍○被○親○相○送○一○箇○嵩○邱○行○脚○僧○

蓋紀實云。歸田後。尤孤介。自持。不接當事。同年王中丞巡撫河南。餽問亟至。一無所受。答書曰。生有癖性。酷愛古帖。亦昔人玩龍圖。飲延珪墨之意也。聞宋仲溫書蘭亭十三跋。摹於松江府亭趙子昂書鐵佛寺鐘銘。在鶴沙報恩懺院。儻各損惠一通。敬拜賜矣。其雅操如此。先生於古文不多作。其有作。必合古人矩度。而於禪悅文字尤善。論者以爲有蘇文忠黃太史之風。或亦釋氏所謂結習者歟。嘗共讀杜詩。至分減二字。諸注皆不之及。先生謂出華嚴經。其淹博皆此類。先生生明天啓壬戌。卒康熙壬申。年七十一。有子埳。埳坦。埳今惟埳在。

王士正曰。世之爲儒者。多勦襲韓歐二子之說。力闢釋氏。自謂衛道。及考其生平。馳騁聲利。奔走權勢。老死不悟者。比比矣。其視蘧廬。天地浮雲。富貴者何如。富文忠從圓照得法。以龐蘊自居。趙清獻退處高齋。日須一僧對食。蘇文忠南遷。或夢僧伽送子瞻過海。三公皆名臣大儒也。何獨於先生而疑之。

寫狀得眞人品出論亦中肯

明興安州知州復濱金公傳

公金氏諱之純字健之別字復濱楚廣濟人父楚濱先生諱鼎赤
隱居教授有二男子以長之鈇治樵蓑之事而授經於公公兄弟
孝友故得竭力於學爲名士中萬厯乙卯舉人四上公車不第署
醴陵縣學諭再補浙川考最不次擢知興安州公之知興安也流
寇方橫秦豫間而所治當梁洋均房要害一旦寇傳城急攻公帶
劍登陴慷慨與家人訣誓與城存亡夜半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
添數尺賊遽舍去已而歲四薄城城中糧且盡公問道遺蠟丸書
請救於遊繫將軍唐通通援至公夜半縋城與之合斫賊營柵殲

其渠圖乃大解。於是恤死戰者。還俘畧者。歲稷疫作。給醫藥。設粥糜死喪者。官爲殮之。民皆感泣。御史以功狀上。問朝議將以公知漢中府。而公積勞。遺疾卒。興安民咸奔走如喪其私親。公卒歲餘。賊復至。城中人彷彿見公絳衣大冠立堦堦間。謂金公死不忘興安也。相與廟祀之。勿絕。公內行醇備。篤於友誼。兄歿。撫其子女婚嫁。如已出。叔父有孤孫鞠育之。養婦姑終其身。而周旋御史吳公裕中。廷杖一事。死生患難之際。尤爲人之所難。方天啓甲子。之五以後。逆璫虐焰不可嚮邇。而應山楊公二十四大罪之疏上。璫怒。齒於楚人。吳公者。亦江夏人也。疏劾次輔丁紹軾。語侵璫。璫怒甚。

矯旨杖百。死杖下。親戚故舊皆竄匿。尸暴衢中。公毅然臨其喪。返其匱。三千里外。義不反顧。時人以爲郭亮董班之義。無以逾公也。妻李宜人。有節操。明於大義。當興安之圍。公將乘城與宜人訣。宜人指後圃古井曰。公母內顧。吾得死所矣。必不辱公。旣開闕。歸喪于楚。歲時懸公遺像堂中。率二子哭奠。田不盈百畝。茅屋數椽。與兒子二人共之。遵公志也。教子如嚴君。次德嘉。壬戌冠南宮。入翰林。以文行知名。每言及宜人。母教輒流涕。公歿時。年僅四十一。論曰。公守興安。艱虞百折。卒全危城於百萬虎狼之口。可謂難矣。使公勿死而守漢中。漢中必全。然大廈旣傾。公卽不死。疾必死。綏

死○社○稷○死○漢○中○與○死○興○安○等○耳○當○逆○璫○時○公○不○負○其○友○幾○陷○黨○人○之○禍○豈○任○封○疆○當○巨○寇○而○忍○負○吾○君○哉○公○爲○孝○廉○嘗○寫○宋○名○臣○言○行○錄○類○分○之○爲○自○警○編○一○書○宜○其○大○節○卓○犖○如○此○矣○

逆從守與安敘起中間敘周旋友難事亦用逆擊法最生動

○吳順恪六奇別傳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步門外。見一丐
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
曰能。引入發甌。坐而對飲。查已酩酊。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
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夏不
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
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
問何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
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汚。查遽起。捉其背。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

徒目之失吳生矣。雷與痛飲一片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

○近○諸○國○史○載○臣○傳○六○奇○名○列○其○中○則○六○奇○初○亦○爲○明○官○矣○

爲觀察以榜蒲故遂爲婁人。慨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

形勢。會王師入粵。邇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

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剗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

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記憶。

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

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

下將吏皆負蘭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擬。

於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而長跪。歷敘往事。無所忌諱。

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矣。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爲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巨萬。復以三千金爲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資計。查旣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爲之奏辯。獲免於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峯。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至吳中矣。今石尙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少保兼太子太師諡順恪。

查名士吳奇士先生佳文可稱三絕

李公正華傳云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鋤豪右。

有海忠介之風。申讒被連。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蒲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口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對泣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

帶經堂集文錄卷二

山東新城王士正阮亭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新昌漆作霖豫園校刊

○○○光祿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文襄靳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尚書靳公、勤勞王事卒於位。所司以聞、上震悼、恩卹有加禮。謚曰文襄。於是其孤兵部職方員外郎治豫等、將奉公柩大葬於滿城縣之賜阡。既刻王言於豐碑、蛟龍鳳凰、照耀萬古、用侈國恩。又

謀刻隧道之石以屬不佞士正士正不得辭竊惟國家乘昌期之
運創久大之業則必有鴻駿非常之人名世間出以亮天功其力
○先○下○贊○辭○以○提○值○篇○
可以任大事其識可以決大疑其才可以成大功其忠誠可以結
主知定浮議卒使上下交孚功名立而天下後世莫不信之
用能紀績惇史譽流無窮若靳公者是其人已按狀公諱輔字紫
垣其先濟南歷城人也明洪武中始祖清以百戶從軍戍遼遂爲
遼陽人陣亡得世襲千戶數傳至守臣守臣生國卿國卿生應選
歷官通政使司右參議卽公考也以公貴三世俱皇贈光祿大
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生有

至性。九歲喪母。執禮如成人。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故。已極博綜。遷兵部職方司郎中。通政使司右通政。遂進武英殿學士。兼禮部侍郎。康熙十年。特簡巡撫安徽等處。會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品服俸。皖屬頻旱。民多流冗。公力求民瘼。歸者數千家。鳳陽田野多蕪不治。公上補救三疏。一曰募民開荒。二曰給本勸墾。三曰六年陞科。又上疏曰。致治之道。首在足民。足民有道。不在請賑蠲租。而在因民之力。教以生財之方。且鳳陽廣袤何如蘇松。蘇松地方三百里。財賦甲天下。鳳陽方五百里。而貢稅不及蘇松什一。雖地有肥磽。詎應縣絕如此。蓋蘇擅水利。小

港友河所在而是旱既有資。澇復有洩。雖雨暘稍愆。卒不爲患。大江以北。盡失溝洫之舊。稍遇水旱。卽同石田。今欲田無曠土。歲無凶年。莫如力行溝田之法。溝田者。古井田遺意也。然井田自畝至澮。淺深廣狹。法制繁重。溝田但鑿一溝。修浚甚易。其法以十畝爲一畛。二十畛爲一溝。以地三畝有奇爲二十畛中之經界。二十畛之外。圍以深溝。溝道廣丈八尺。溝廣一丈二尺。深七尺五寸。開溝之土。卽累溝道之上。使溝道高於田五尺。溝低於田七尺五寸。視溝道深一丈二尺五寸。澇則以田內之水車放溝中。旱則以溝中之水車灌田內。溝田一行。其利有四。水旱不虞。利一。溝洫旣通。水有

所洩下流不憂驟漲。利二財賦有所出。利三經界既正無隱占包
賠之敝。利四疏奏方下部議舉行。而適滇閩變作。皖居三楚要害。
其南欽郡逼處閩疆。公練標兵募鄉勇。嚴斥埃遠偵探。武備大振。
巨寇宋標者踞欽郡山中。爲亂聲撼遠近。以奇計禽之於巢湖上。
流以安。部議省驛遞之費。以佐軍餉。事下直省。巡撫條議。公疏謂
省費莫先省事。今督撫提鎮每事必專員馳奏。糜費孔多。計惟事
關軍機。必用專騎。馳奏餘悉彙奏。以三事爲率。是一騎足供三事
之役矣。議上著爲令。歲省驛遞金錢百餘萬兩。加兵部尙書十六
年。河決江淮閒。上稔公才特命移皖江之節。以原官總

督河道時河道大壞自蕭縣以下黃水四潰不復歸海決於北者
橫流宿遷沐陽海州安東等州縣決於南者滙洪澤湖轉決下河
七州縣清口運道盡塞公上下千里泥行相度喟然曰河之壞極
矣是未可以尺寸治之也審全局於胸中徹首尾而治之庶有瘳
乎遂以經理河工事宜條爲入疏奏之大畧謂事有當師古者有
當酌今者有當分別先後者有當一時並舉者而大旨以因勢利
導爲主廷議以軍興饟絀難之姑令量修要害公又疏言清江浦
以下不浚不築則黃淮無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流不暢高
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分而刷沙不力黃必內灌而下流清水

潭亦危。且黃河之南岸不隄。則高腰仍有隱憂。北岸不隄。則山以東必遭衝潰。故築隄岸。疏下流。塞決口。但有先後。無緩急。今不爲一勞永逸之計。年年築塞。年年潰敗。往鑒昭然。不惟勞民傷財。迄無所底。而河事且壞。疏上廷議如前。

上以前後廷議。使再具奏。公乃備陳利害。

上以河道關係重大。併上悉如所請。已又疏。

請河之兩岸設減水壩。使暴漲隨減。不至傷隄。

上復俞之。蓋

上深知公忠果沈毅。可任大事故。排羣議而用之。公感激知

遇。仰乘廟謨。不憚胼胝。不辭難鉅。不恤恩怨。不數年。黃淮兩河悉

歸故道。漕運以通。清水潭工。淮揚閒號。稱首險蓋。全淮之水。挾黃

河倒灌之水。自高堰決入高寶兩湖。轉決於此。爲下河七縣受水。門戶屢塞屢決。至勞宵旰者累年。公越渾避險。從淺所築隄。遂用底績。先是大司空估計。渾工非六十萬不可。至於費僅十萬。而功成。省水衡錢巨萬。又請裁冗員。專責成。嚴賞罰。改河夫爲兵。領以武弁。凡採柳運料下埽。有格增卑修薄。諸務畫地分疆。日稽月考。著爲令。甲而謫。卸中飽。諸弊悉絕。凡公所爲。懲因循。謀經久。皆此類也。十七年冬。疏報湖河決口盡行閉合。此後治湖師上嘉悅。優詔批答。褒勉有加。先是南北兩運口。乃漕艘必由之道。而運與黃通時。爲河飽。歲須挑浚。官民交病。北口舊在徐州之甯城。東徙宿遷之阜

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公於阜河迤東挑河二十里。以東運河之水。又謂凡水性下行一里。當低一寸。使新河高於黃河二尺。則黃不能入運。而南口則移其閘於淮內。使全受淮水。淮清黃濁。沙不得停。卽或黃強淮弱。灌必不久。淮水一發。淤卽淘汰。無餘兩運口。旣治數百年。夙害頓除。又謂水性本柔。乘風則剛。板石諸工力不能禦。乃於洪澤湖增築坦坡。殺水之怒。以衛隄。復督河官沿河植柳。以備埽。而固堤。堤乃益堅。埽不遠。購防河之法。至是大備。二十三年。車駕南巡視河。天顏有喜。御書閱河隄詩一章。賜公及佳哈御舟。上用帷幙。皆異數也。黃淮兩河旣歸故道。

於是疏請開中河三百里中河故大禹所掘導山東之水。初山東沂泗汶沭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沐海七縣民田無算。且滙入黃河。黃水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漕艘道出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輓溜。費且不訾。中河既成。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中河之役。爲用車贊結之國家百世之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浦下云。公治河首尾十年。決排疏濬。因勢利導。使三瀆各得其所。而河以大治。二十六年。詔問治淮揚下河之策。公持議謂治下河當先治上河。與羣議異。言者譴起。公遂罷。

二十八年春

上再南巡視河公迎於淮安

上顧問河工

善後事宜甚悉

詔旨復公官以原品致仕有實心任事之褒公

家居三載

上念公不忘凡三命閱河一賜名對三十一年

特旨起公田閒以原官總督河道以老病辭不許會陝西西鳳二

府災有

旨截畱南漕二十萬石汴河而上備貯蒲州以賑秦民

仍

命公董其役公不敢復辭力疾就道

上念公老病再賜

佳哈櫓舟以旌異之公至卽經畫西運周詳曲至自清河至滎澤

以達三門底柱安流無恙始終不役一夫而事集西運將竣遂以

病狀疏聞

特命公喪于治豫馳驛省視而命公歸淮上調理時

公病已劇。猶疏陳兩河善後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幾萬言。又請
豁開河築隄廢田之糧。并清淤出成熟地畝之賦。上特命大學
士張公玉書、尚書圖納公、尙書熊公賜履、前後往相度清釐之。尋
復以病求罷。上猶不許。而命治豫往視疾。未至。再疏求罷。始得
請。則公以是日考終官舍矣。實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
遺疏上聞。上臨軒嘆息。靈輒旣歸。特命入都城返厝其家。
前此所未有也。命大臣侍衛奠酒賜茶。命禮部議賜祭葬。
命內閣議易名。賜謚文襄。飭終之典。一時無兩。嗚呼。公於君臣遇
合之際。以功名靖獻。以恩禮始終。得於天者。可謂厚矣。公著治河

書十二卷。前後疏奏若干卷。嘗論古今治河成敗之故。畧曰。今經
生言河事。莫不侈賈讓三策。愚以爲不然。讓上策。欲徙冀州之民。
自宋時河徙。已非漢之故道。中策。多張水門。旱則開。東方下水門。
以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以分河流。不知黃河所經。卑卽淤高。
數年之後。水從何放。且禹貢言九州。旣陂。所謂陂。卽今之堤也。蓋
水流甚平。而地勢有高下。使非築堤約束。水經由卑地。能不漫漬。
乎。讓爲繕完故堤。增卑培薄。乃爲下策。是故與禹貢相反。讓之智。
顧出神禹上哉。其持論如此。故公治河。盡矯讓言。專主築隄。東水。
功乃告成。其詳具載治河書後。之人可考。按而得公之用心。與其

特以此論以朝示後人。廷○今。殆不○易。

所以底績者亦千古河防之龜鑒也。公天性孝友，事通政公無唾
洟，跛倚世父，副使司公彥選無子，喪葬盡禮。從伯父承選歿，遺一
孤子，延師訓之，爲完婚娶，謀生產，愛弟郎中弼，南安知府襄，不殊
一身，撫弟子如子。居家嚴肅，儼若朝典，作宗譜，家訓，俾子姓世守
之。仕稍貴，卽建家廟，凡吉凶祭葬幣祝日時之儀，皆斟酌古禮，參
互於司馬文正公、朱文公之說。著之家乘，平生不苟言笑，一言之
出，終身可復行。己齊家類多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而功名尤在
治河一事，其利益在國家，其德澤在生民。卒之食少事多，鞠躬
盡瘁，古所謂社稷臣，公無愧矣。公生於天聰七年癸酉，卒於康熙

三十一年壬申得年六十元配楊氏累贈一品夫人繼配白氏累贈一品夫人子四治豫兵部職方清吏司員外郎兼管佐領治雍渾源州知州治魯八品官治齊教諭女二適高某朱某孫入木樹基樹喬樹滋樹晚樹玉樹德樹功廣寧曾孫一人系之銘曰

黃河萬里來崑崙下歷積石經龍門決排疏濬禹績存九川從此乃滌源漢歌瓠子淇竹殫沈馬玉璧勞至尊大河日徙東南奔波濤沸鬱愁魚鼉帝命寶臣康厥屯乘樁蹈毳忘朝飧河伯效靈波汙汙河淮不復憂清渾揚徐千里禾稼繁漕艘百萬如騰鶩維帝念公錫便蕃功成十載德弗誼公騎箕尾民煩冤巷哭過車

手舉幡黃腸祕器。賜東園豐碑金粟開高原。天祿辟邪左右蹲。雲車風馬無朝昏。山重水掩安且敦。千秋萬世宜子孫。

文襄爲本朝第一能臣其治河奏績較之有明潘公季馴有過之無不及也此文極力發揮而步步有法亦悉心結構之文

○承德郎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邱公墓誌銘

公邱氏諱象升字曙戒世爲山陽人曾王父嵩縣諸生王父廩

皇贈朝議大夫父俊孫明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山西布政使司分

守冀寧道右參政母張淑人公參政公第三子幼而聰警日讀書

盈寸年十五爲諸生遭兵亂與家人相失逃歸夜隔湖中浮沈數

里不死若有神助亂定益發憤讀書旁及詩歌古文皆有神解與

弟象隨齊名號爲二邱順治辛卯貢入太學甲午中順天鄉試明

年乙未成進士改內翰林宏文院庶吉士御試屢在高等賜宴

賜衣寵賚甚厚丁酉授編修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所得二十有八

人率當世名士。己亥進侍講。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調瓊州府通判。去禁近。就冗散。又涉海萬里。冒風濤不測之險。人皆爲公惜之。而公夷然。旣之官。道出徐聞縣。縣防兵以餉不至。大譁。城門晝閉。公直前諭之曰。我瓊州別駕也。適自省會來。藩司給餉。且至。汝曹姑待三日。則士飽馬騰。孰與逆行。千紀相率而受赤族之誅乎。吾勉爲若輩待餉。至然後發耳。逕叩關入。使者署弛裝。臥士卒聞公言。遂解甲以聽。亡何餉果至。官弁兵民泣拜於途。曰。公活我瓊州。職司撫黎。黎會恃險遠。數梗王化。公曰。是不可以文諭而惠結也。密檄民兵。簡其精銳。自將以出。黎出不意。皆大驚。鳥獸散。禽斬首。

亂數人餘悉懾服瓊賦舊越海解藩庫瓊餉復由藩司撥給往返數千里兵民交病公建議以爲畱瓊之賦餉瓊之兵其事便遂著爲令至今行之平南王駐粵藩人橫甚督撫太吏以下亡敢誰何者適檄公攝廣州海防事金某者尙氏婿也爲藩翼總兵官慕公名願納交公亦深與相結久益狎乃乘閒說之曰公爲名藩上佐又貴爲王壻奉天子命久鎮東粵粵民望公如父母今粵之奸猾不逞憑籍藩下以良民爲魚肉而供其刀俎利歸此輩而王及公等皆負惡名不佞誠爲公惜之金愀然變色前請曰某聞慮不及此然且奈何公曰是易耳公誠聞於王廉渠魁數人誅之解散

其黨一灑藩下之恥。粵民德王兼德公。事在反手。閒耳金起謝曰。微公吾不聞此言。於是啓王下令。凡民間被旗害者。以告。竟其獄。論者十人。鞭三十六人。笞四十三人。還民田廬。畜牧無算。廣人大說。或詣公謝。則曰。此王之德。金公之力。吾何與焉。尋奉裁缺。之命歸里。丙午補武昌府通判。會_{與、苗、匪、相、映、}有逼城民變之事。通城武昌下邑也。明末疊罹寇亂。令張起者徵舊逋。鞭扑旁午。民不堪命。於是崇仙修竹梓木三里之民。攘臂而起。大呼薄城。令逃匿。巡撫中丞聞變。集議於庭。亟曰。發兵擊之便。公獨曰。不然。通城民困久矣。本年條銀南漕二米。一時並徵。民力已不支。况重以積逋乎。令奉行無

狀○敲○扑○繫○累○草○菅○民○命○愚○民○無○告○故○挺○而○走○險○害○之○則○皆○赤○子○也○
宜○遣○一○文○吏○單○騎○往○諭○以○朝○廷○德○意○不○治○已○往○可○不○崇○朝○而○定○

何○張○皇○爲○中○丞○曰○善○是○無○逾○君○者○公○受○命○冒○雪○賠○道○而○馳○未○至○三○

絕○類○蓋○此○法○古○今○相○傳○但○非○其○人○不○能○行○耳○

十○里○乘○輿○張○蓋○徐○傳○呼○至○城○下○諭○之○曰○吾○奉○中○丞○命○來○活○汝○曹○汝○
曹○知○之○乎○抗○賊○干○紀○法○無○赦○但○念○汝○曹○迫○酷○吏○情○非○得○已○姑○貸○汝○
死○自○今○日○以○前○無○知○觸○法○皆○弗○聽○治○汝○曹○宜○湔○祓○自○新○以○稱○中○丞○
矜○全○至○意○若○怙○惡○不○悛○大○兵○至○無○噍○類○矣○通○民○初○猶○疑○貳○公○爲○文○
晉○城○隍○之○神○通○民○聞○之○皆○流○涕○詣○公○稽○首○謝○曰○天○幸○賜○公○活○吾○儕○
小○人○之○命○公○又○請○於○中○丞○緩○其○征○輸○民○益○大○喜○過○望○是○役○也○所○全○

活凡數千人。庚戌以內艱歸。戊午起補大理寺左寺副。吳逆倡亂。滇中軍民爲所煽惑。有逃人五十等。悔悟自歸。部議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公引律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之文。爭之力。且曰。方賊跳梁時。良民脅從者眾。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非計之得也。眾聽公言。明日駁正上。制曰。可。因著爲例。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父不能制。憤語其子曰。爲我手刃之。子受命殺人而自歸。有司有司。論極刑。公持之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卽凡人耳。子思子曰。爲伋也妻者。爲自也。

母不爲伋也。妻者不爲白也。母某從父治命。手刃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傳重辟。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乎。遂以兩議上。詔特原之。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嘆曰。朝廷須用經術士。于邱君見之矣。壬戌。公念參政公。春秋高。以病請歸省侍。子舍者五年。丙寅。參政公寢養南終制。而公病遂不起。年甫六十有一。京師士大夫聞者。皆太息。以爲未竟其用也。公事二親至孝。與弟宮洗象。隨尤友愛。以文章道德相師友。白首無違言。甥王侃。早失怙。誨之讀書。成立。又倡諸弟建宗祠。以終參政公志。其睦於族黨。皆類此。與人交。不以生死易心。錢塘胡介。歿有寡女。不遠千里。歲賜卹之。久而不衰。

既病猶較刊。漸應昇張養重遺集。刻成慨然曰。吾乃今可報亡友於地下矣。公戊戌所得士。如吏部侍郎王君封。滌翰林侍講譚君象。給事中姚君祖頊。王君追騏。吏部員外郎崔君爾仰等。皆爲世聞人。而上蔡張沐。以理學起中州。號爲大儒。其他以文學知名。如嚴眉峯。向大觀。史尙轍。俞灝輩。指不勝屈。故世以公爲知人。所著鼓音入燕嶺。海白雲草堂諸集。多至數十卷。生以明崇禎己巳七月二十二日卒。以康熙己巳十一月初三日。階承德郎。官大理寺左寺副。前翰林院侍講。娶楊氏。封安人。子七人。達過邁遠迴述迪。過出爲兄後。邁嗣爲官。洗子達遠皆早卒。女子六人。適楊雯。李師。

翔周雲書劉繼祖喬崇烈周允學予與公同年論交最久在詞林
又于公爲後進宮洗以狀求請銘言念生平不覺出涕銘曰
登車不落爲著作公才早達乃溲落遠浮南溟化鯨鱗單車談笑
安荆鄂久以千將試盤錯入爲法官尤謬謬丹筆平反恥畫諾始
爲龍摠終屈蠖淮水湯湯氣磅礴天降玉棺非石槨昌厥後人增
式廓

此君到處皆有可觀敘次亦極精采中寫說尙某一節大奇明
史楊一清傳同此文法

○○○霜臯先生墓誌銘

予少讀宋遺民錄。所述唐林二義士。謝臯父襲聖子諸人事蹟。率
嶽崎磊落。志潔行芳。或時托文章以自見。大抵悲憤鳴咽。無聊不
平。能使風雲爲之變色。江海爲之立起。輒卷書太息。以爲有宋三
百年。忠厚養士之報如此。而忠臣義士之用心。至是可謂極矣。順
治末。客淮南。偶得崇禎遺錄一書。讀之。心疑其爲宋遺民之流久
之。乃知爲霜臯先生作也。霜臯先生姓王氏。諱世德。字克承。始祖
玉明。洪武中。自無錫遷北平。從靖難之師。陣亡白溝河。世襲錦衣
衛指揮僉事。父炳。本生父耀。先生少襲世職。常居禁中宿衛。大朝

得侍仗下糾儀號貴近而錦衣衛職司糾察自紀綱門達諸人已
來多威福自恣大愁市猾因緣爲奸利屢興大獄至末流未已先
生獨心惡之遷卒告密輒寢罷崇禎末天下大亂人主孤立於上
朝臣方持門戶競爲朋黨不復以國事爲意先生慨然謂人曰今
天下有大弊四戡亂保邦須經濟才制科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
用弊一廷臣日以門戶恩讐相傾軋賢者不免弊二右文左武刀
筆吏得持將帥短長弊三三營官軍詭計糜餉者什八九倉卒有
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將士皆極言不果平居鬱鬱不自得一夕
夢天子授節鉞出國門甲騎萬餘旌旗鼓吹震耀數十里軍容甚

盛○自○擐○甲○躍○馬○而○馳○馬○蹶○驚○寤○迫○發○於○左○股○血○流○不○止○其○義○烈○發○
憤○如○是○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陷○京○師○先○生○方○徵○巡○北○城○拔○刀○將○引○
決○僕○楊○坤○抱○持○奪○刀○挽○馬○趨○金○剛○寺○是○時○先○生○妻○魏○恭○人○已○率○諸○
婦○女○赴○井○死○以○長○子○潔○匿○寺○中○僧○大○門○者○素○善○先○生○相○持○而○哭○以○
僧○服○進○遂○祝○髮○間○道○奔○淮○南○僑○居○安○宜○與○梁○鶴○林○以○樟○卜○隣○偕○隱○
所○與○遊○皆○逸○民○高○衲○嘗○憤○野○史○誣○罔○不○可○傳○信○後○世○歛○歔○扼○腕○奮○
筆○作○崇○禎○遺○錄○一○卷○自○序○曰○先○帝○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憂○
勤○十○七○載○卒○以○國○亡○嗚○呼○天○乎○其○人○耶○臣○小○臣○日○侍○左○右○知○禍○所○
從○來○非○無○故○矣○上○卽○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

臣者率庸劣狡橫。唯知背公死黨。致疆場日蹙。盜賊蠭起。環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以圖匡濟。卽有一二可用之人才。而門戶膠牢。不可破解。如其黨力護持之。非其黨縱才有可用。必多方排陷。置之死地。而國家安危存莫之惜。使天子循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戮矣。輾轉相循。賊勢已熾。天子孑然孤立。旁皇無所措。而宗社隨之。嗚呼。家國淪亡。誰之罪歟。每召對大臣。竊聞天語。諮詢天下大計。諸臣非慚汗不能對。卽離齟。舉老生常談。塞責間有。一二忠鯁敢言。又迂疎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魏璠竊

中○止○其○地○皆○在○下○而○不○在○上○

教○語○洞○

國柄威震天下。先帝春秋方十七。不大聲色。手剪除之。此固非中
主所可及。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求民瘼。未嘗一日自暇
逸。使君臣一德。相將協恭。卽太平不難致。不幸有君無臣。卒之躬
殉社稷。中宮就繼。公主手刃。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于先帝。亡國
之痛。未有痛于先帝者也。乃失身不肖之徒。自顧不免清議。肆爲
誹謗。或曰。寵田妃任宦官。以致亡。或曰。貪利惜財。用以致亡。或曰。
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父。冀寬己誤國之罪。轉相告
語。且筆之書。以欺天下後世之耳目。臣用是切齒腐心。深懼實錄
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矣。故錄所見聞。凡野史

謬者正之。遺者補之。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不得肆其誣。異時史筆。或有取焉。蓋先生一生之志。畢託是書。康熙十八年。詔修明史。徵遺書。四方有司。錄其副。上史館。先生之歿也。次子源。以手藁殉葬。嗚呼。可以瞑矣。生萬曆癸丑卒。大清康熙癸酉。壽八十有一。配徐。贈恭人。繼魏。封恭人。繼蕭。子二。潔。生員。前卒。源。康熙癸酉。順天舉人。以古文名。孫一某。先生嘗爲金吾。宜稱官。今稱霜臯先生者。先生隱安宜。以霜臯名其居。嘗以自號。從先生志也。系之銘曰。

生於燕。老於楚。返葬青門。爰得我所。後世讀其書者。或以爲冬。青。

之霽山過其藏者或以爲汝社之臯羽

專提其所著崇禎遺錄一書作主前寫生平須眉如見後全載其自序慷慨淋漓而已更不參一解其文之有體要如是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管典籍事馮君太木墓誌銘

康熙庚辰馮君太木卒於京邸。余哭之時過而悲。嗣是數往來安德望君之廬。未嘗不腹悲也。昔秦少遊死。東坡先生嘆世無復有如此人大木死。世豈復有如此人哉。丁亥冬杪。其孤炎來告葬期。且請書其隧道之石。予方病困甚。言念平生。不忍例辭。乃伏枕畧述君之梗槩而銘之。以代楚些。云。按狀君諱廷樞。太木其字。先世萊州卽墨人。曾祖仲選。祖嘉禎。父沛。順治辛卯舉人。不仕。卒。君幼號奇童。讀書一覽輒誦于口。強記不忘。十五工爲制科之文。五經三史莊騷以下四庫二氏之書。無弗瀏覽。於是落筆輒絀其輩行。

亡敢當者。康熙戊午舉鄉試第六人。壬戌賜進士出身。君文詞瞻博。又善撫趙承旨書。時論以爲。則望無以踰君。曾有尼之者。竟真二甲。及館選。以名士薦者五十人。復不及君。君于是浩然有歸志矣。又三年。授內閣中書舍人。官閑無事。儻值稀少。益取古人書枕籍讀之。足跡踽踽。終歲不識貴人之門。性孤峭。益甚。而詩文亦益奇。丁卯典湖南鄉試。所取多振奇服古之士。居然楚之雄風也。旣撤棘。蠟屐筇杖。登黃鶴樓。俯江漢之流眄。內方大別諸山。南望瀟湘洞庭。慨然遠想。有詩百餘篇。識者以爲騷之苗裔。今所傳晴川集是也。尋以次久掌典籍事。宅繼母郭憂。泣血三年。毀幾滅性。人

稱篤孝居父之強起補舊職量移曹郎有日矣一夕與友人會飲
卽舍歡甚丙夜客皆去君始就寢明日日高不起其僕啓戶視之
君卒矣君生平嚶嚶然慕古近狂不屑不潔近狷與人少可而多
怪非其人雖比屋不相往來苟其道誼契合推心置人腹坦然無
機械無町畦而內行純備潔脩自好尤爲士君子之所難獨不能
窺梯閃掄以媚世而詭遇耳語云寶劍不可刈圭古鼎不可挂車
其所挾持者非也譬輿人造車而方其輪欲以致千里得乎計倪
曰有高世之才必有負俗之累于君益信顧人忌之天亦忌之使
之頗領後世年甫及艾以死此則太史公所致于天道是非者也

君之文清迴絕俗。歌詩尤超逸。似不從人閒來。余爲刊削存尙數百篇。其友人李子田子將謀刻之。其必傳于後不疑。君卒以康熙三十九年九月十七日。年五十有二。娶李氏子一人。炎今將以康熙四十七年三月三日。葬曹村之阡。銘曰。

雲中白鶴兮。警露高翔。下視雞鶩兮。爭趨稻粱。幽蘭空谷兮。無人自芳。葦蕀雜糅兮。羅生北堂。巫咸上天兮。天道茫茫。孰分菀枯兮。孰辨彭殤。文塚幽幽兮。上燭星芒。嗟嗟馮君兮。德音不忘。予最喜此種人銘。亦可以續騷。

。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前西寧縣行取知縣任菴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鉞字仲威號任菴青州諸城縣人也自其始祖庠居城北相州鎮東巷人稱東巷王家庠曾孫績治易爲大學生是爲公會王考太學生通議公允升是爲公王考通議生子四其季正議公恢基公考也妣周太夫人正議生子三公其仲子伯兄鏌順治六年進士仕至江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兩世考妣皆以鏌貴贈封如其官公少兄二歲出應試名輒相亞明季遭世亂公兄弟奉母避地航海至淮安之廟灣備歷艱險逾年移匿山村夜猝遇劫盜

數十人。公與從父諸昆。督僦僕。殊死戰。公配隋安人。因得乘閒扶掖太夫人。踰重垣。伏山澗。以免入。本朝順治十四年。舉于鄉。明年戊戌。中會試。己亥。釋褐禮部。需次。當爲郡理官。時伯兄方宦遊。周太夫人雅不喜遠適。公決志畱養。不赴選。人歲甲辰。伯兄卒。官又二年。周太夫人歿。服除。歲己酉。始謁選部。用新例。改知西寧縣。蓋自公成進士。至是已十一年矣。西寧。粵西鄙。重巒深箐。狼狽雜居。其俗尙鬼。而輕生。不習禮讓。以輟訟爲能。自公之至。摩揉涵濡。一革其舊。在縣八年。訟庭閒寂。人嫻詩書。民樂有慈母。士欣得良師焉。未幾而三藩之難作。三藩者。吳三桂。耿仲明。尚可喜。三人者。

○特提○

○詳叙原委○後公言吸本其在○

勒口。歷。共。事。亦。不。可。不。記。之。以。示。後。人。

皆故明將歸。本朝皆以功封王。三桂王滇爲平西。仲明王閩爲靖南。可喜王粵爲平南。而可喜長子之信。兇悍有才畧。以計令左右。風可喜請老而歸。王位於之信。之信旣得位。益肆狂悖。可喜不能堪。用客金光計。上書願歸耕遼陽以避之。信旣廷議令之信同徙。金光等遂諷之信復歸位其父。而朝議令平西靖南兩王質子。風其父如平南。於是平西王吳三桂遂稱兵反。事聞。朝廷馳使止平南靖南俾勿遷。時三桂之使。日夕在二王所。從與二王反。當是時。靖南王仲明。暨子繼茂已前死。孫精忠嗣王。叛應之。獨可喜守臣節不變。上褒異之。益重其事。權晉封親王。督撫以下皆聽。

節制顧金光者。居中用事。久爲可喜。所倚信。益援引市井亡賴黃
掌絲輩。布列中外。招權納賄。易置文武將吏。重失人望。又爲可喜。
草密疏。發之信罪狀。請以次子之孝爲世嗣。之信積不平。乃佯爲
不知者。愈厚結其下。可喜不察。更憐之。可喜故嗜利之孝。頗近儒
雅。顧性鄙。嗇過于父。于是諸將多歸心之。信歲甲寅。劉進忠孫延
齡相繼反。六月延齡陷梧州。明年秋。高州之難作。未半載。之信遂
叛降三桂。延齡之陷梧州也。按上段西寧距梧八十里。順流下半日可達。
梧鎮帥班際盛駐兵水口。欲移師避寇。公故與際盛善。移書極言。
梧爲東粵咽喉。無梧是無東粵也。將軍今日退一步。明日肇慶以

東○皆○不○守○長○驅○至○會○城○憂○且○及○將○軍○家○室○又○云○愚○觀○西○兵○之○來○無○
持○久○計○不○過○以○梧○守○楊○某○納○款○累○日○運○輜○重○入○舟○戀○棧○之○情○已○見○
不○日○且○西○走○少○需○之○吾○兵○大○集○梧○城○可○復○也○際○盛○然○之○相○距○二○十○
餘○日○賊○兵○退○去○如○公○言○方○梧○州○初○陷○公○繕○治○城○守○具○賊○陳○四○者○引○
軍○寇○西○寧○先○使○諜○持○僞○劄○至○知○有○備○乃○離○城○三○十○里○屯○月○峒○五○日○
會○梧○州○賊○退○始○遁○去○公○于○是○以○治○最○膺○薦○行○取○明○年○二○月○解○印○行○
有○日○矣○可○喜○忽○具○疏○請○畱○行○取○官○公○度○之○信○必○反○可○喜○不○能○制○苟○
濡○滯○則○禍○不○旋○踵○遂○移○疾○歸○越○一○年○之○信○果○叔○其○父○以○叛○可○喜○以○
憂○死○後○之○信○復○自○歸○本○朝○爲○其○母○所○告○伏○誅○人○咸○服○公○幾○先○之○

哲○堅○貞○之○操○不○啻○唐○甄○濟○云○公○之○言○曰○三○藩○之○遷○原○其○始○由○尙○氏○

持記此以見廷議○移落之○失

父○子○蠶○生○姦○人○乘○隙○構○難○閩○粵○交○誼○滇○黔○鼎○沸○雖○釜○魚○檻○獸○終○無○
能○爲○然○寓○內○財○力○坐○以○耗○竭○非○數○十○年○培○養○元○氣○未○易○復○也○且○彼○
能○作○賊○者○獨○三○桂○爾○然○已○老○第○姑○徐○之○更○四○三○年○三○桂○死○其○他○兒○
女○子○輩○可○折○箠○使○也○嗚○呼○此○殆○篤○論○也○與○公○旣○歸○杜○門○謝○客○日○督○
課○諸○子○弟○治○經○生○家○言○有○及○門○者○爲○之○講○肄○疏○示○無○倦○好○賙○恤○親○
族○以○急○來○告○取○之○如○寄○內○行○惇○篤○與○物○無○忤○族○鄰○之○閒○推○長○德○者○
于○公○無○閒○言○晚○亦○博○綜○載○籍○於○學○無○所○不○窺○歲○戊○午○詔○舉○博○學○
宏○詞○公○名○在○薦○中○辭○不○赴○家○居○三○十○餘○年○耽○靜○樂○善○所○著○有○水○西○

紀畧、粵游日記、星餘筆記、讀書叢殘、暑牕臆說、朱子語類纂、世德堂詩文集各若干卷、以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卒、距其生天啓三年三月初二日、得年八十有一、以子沛思封翰林院編修、配隋氏、封安人、先公歿、子四人、沛思長子也、舉丁巳鄉試第一、己未進士、入翰林、累遷至左春坊中允、兼翰林院編修、充皇太子講官、沛懋貢監生、候選州同知、沛恒甲子舉人、福建漳州府同知、沛愉丁卯舉人、候選知縣、女二人、一適孫濬、一適李華之、丙辰進士、湖廣按察使、孫六人、檀己卯舉人、沛思出相本椿槃柯、曾孫三人、元烈、元勳、元煒、系之銘曰、

不亟叱馭以有親也。應變周國以濟屯也。蔑汚後命以潔身也。著公大節。世斷斷也。銘諸幽宮於萬斯年。不可泯也。

特敘三藩起釁之由。可以入史中載止。莊際盛。移師最切大計。末引公言結之。可作三藩總論。

○吳徵君天章墓誌銘

漢魏以來二千餘年間以詩名其家者眾矣。顧所號爲仙才者。惟曹子建。李太白。蘇子瞻三人而已。本朝大一統。閱六十載。作者亦多矣。獨以仙才許蒲阪吳君。此余之私言也。亦天下之公言也。君且死。諸弟霞曰。吾平生知己。無逾漁洋先生。吾卽死。遺詩勿遽出。必待先生刪定。雖相望二千里。而勿憚跋涉而往求焉。且謁誌墓之文。吾無憾矣。予居田間。聞君之訃。爲哀輓以代楚些。其末云。已空文字障。靜閱莊嚴劫。何事勞結習。猶煩大迦葉。未幾而霞至。將君遺命予詩。若爲之識然。嗚呼異哉。豈余與君精神感通。雖

越在二千里。不以幽冥閒。有如此耶。既次其詩。遂爲其銘。君諱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也。父允升。中順治二年順天鄉試。六年授蒲州學正。十二年。賜同進士出身。明年卒。卒後幾年。吏部按籍。銓授知臨潁縣。君幼孤。母朱有節操。撫君及弟霞等。皆成立。遂籍於蒲。君姿稟殊絕。嗜書如飲食。又薄帖括。爲不足爲。雖在諸生。輒瀏覽羣籍。自六經三史外。先秦兩漢。下逮六朝唐宋元明四部之書。無弗習也。旁及釋老內典祕笈。皆鈎貫其旨趣。含咀其英華。而尤于五際六義。有深嗜焉。初僑居中條山南之永樂。永樂唐縣也。李石兄弟三相皆居之。詩人李商隱義山亦居之。號玉溪生。玉溪者永

樂水名也。君少而食貧，無以爲養。數游京師，謁父執友，年二十餘矣。京師士大夫無知其詩者。予一日過同年榮工部洞門，見其詩云：「泉遶漢祠外，雪明秦樹根。又云：濃雲溼西嶺，春泥霑條桑。至今堯峯上，猶上堯時日。大異之，曰：此非今人之詩也。吟風不絕于口。久之，君再入京師，一見談藝，輒夜分不休。如釋迦之有鷲子，馮山之有寂子，相說以解，不待往復扣擊。君固以謂予一人知己。如后山之于南豐也。戊午己未間。

天子詔徵博學宏詞之儒，備顧問。特舉制科，海內名士鱗集闕下。君在舉中，顧獨耽寂守素，不與他人走健僕，曳巨軸，宛顏低眉，望

門○求○知○者○競○馳○逐○膠○牢○澹○泊○門○有○雀○羅○予○以○是○益○重○之○臨○胸○馮○相
國○知○君○名○以○扇○索○其○詩○君○大○書○二○絕○句○答○之○其○坦○率○如○是○卒○以○不
遇○亦○不○悔○也○君○游○燕○趙○齊○魯○吳○越○秦○楚○足○跡○半○天○下○而○梁○宋○間○詩
尤○工○晚○訪○舊○天○津○復○與○余○相○見○京○師○時○康○熙○辛○巳○君○年○將○六○十○倦
遊○矣○君○好○友○天○下○士○士○之○名○雅○者○亦○皆○援○君○以○自○重○所○至○編○紵○贈
答○無○虛○日○然○君○曾○中○涇○渭○不○徇○世○俗○毀○譽○涼○煥○以○為○親○疏○故○人○亦
樂○就○之○所○謂○嵇○叔○夜○土○木○形○骸○黃○叔○度○汪○汪○如○千○頃○陂○者○庶○幾○似
之○平○生○好○仙○釋○有○空○諸○所○有○仰○青○雲○睹○白○日○之○意○情○耽○隱○逸○僕○僕
四○方○謀○升○斗○以○為○甘○旨○之○牽○非○其○志○也○嘗○買○圃○鄭○谷○之○口○有○竹○數

百挺黃梅數十株。橘三株。中作草堂。面雷首。肘太華。怡然目足。將以終老而迄不得遂。嗚呼。其可悲也。君詩一刻于吳中。再刻于都下。三刻于津門。今未刻。尙千餘篇。予刪之不少。貸所存皆卓然可傳。蓋痛君彌留。不忘譴諉之意。亦以報亡友于地下云爾。今當寧右文士。苟懷一藝。朝躡芒屨。而夕登館閣者。何限。君之名固已聞于斯矣。而終不遇窮老以死。是尤可悲也。君娶祁氏。有子二人。江蘭早卒。崇厚州附學生。亦前卒。繼娶聶氏。孫一逢源。尙幼。卒以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七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葬某阡。君嘗以詩賦應制科。故稱徵君。銘曰。

山河兩戒皆首河中重華舊都扶輿所鍾昔在唐賢摩詰王右丞

河允言盧給中義山玉溪李商隱表聖王官司空圖有明名

世首兩襄毅揚公勲名爛然風騷才繼嶽嶽吳生崛起布衣

身處菰蘆名動京師聲滿天下向謀升斗晚卜菟裘子真谷口惟

君之詩疏越朱絃後有知者移情成連神之往來河聲嶽色古得

印刻此修竹梅花微君攸宅

此先生最心折之友通篇往復嗟嘆不盡流連真所謂不啻若

自其口出者予一旦濫先朝露得如此文以誌其墓足矣